

寻找失落的童谣

“红鸡公，尾拖拖，三岁奶仔学唱歌。不是姨娘教我的，肚里聪明唱耍歌。我到山上克打水，你到山下克赶圩。唱的都是一条水，走的都是一条路。”2022年，湖南大元村，一首瑶族的童谣《红鸡公》，在孩子们的集体创作下，生发出一首新歌《打水歌》。

每个广东小孩记忆里的《月光光照地堂》可能都不太一样，从用词、音调到场景、事物，甚至有一版歌词全部由食物名称组成——“月光光，照地堂，年卅晚，摘槟榔，槟榔香，摘子姜……”在夜里听它入眠的小孩，会不会有点饿？

从2018年开始，音乐人小河与他的小伙伴们就在做一件事——找歌，更准确一点来说——找童谣，也就是“寻谣计划”。

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“大地之歌——2023美丽中国纪事”展览近日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，探讨100种“美丽中国”的建设经验，讲述100个“星星之火”式的动人故事。“寻谣计划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寻谣计划”并非只是“田野录音”，作为一项公共艺术实践，小河和他的团队已经寻访了千余位老人，采集了500余件民间音乐样本，活化童谣50余首，举办30余场童谣现场音乐会……通过童谣，老人、孩子和年轻人与他们的家园，发生了自然而美好的连接，中国音乐文化中的诗意美，也在歌声中生生不息。



小河(右)在街头寻找童谣。



小河(右)与被寻访人何大爷。



小河(左)和老人交流。

1 民谣是流传，不是流行

小河，著名的作曲和音乐制作人，他的名字曾经与很多导演的影视作品联系在一起，还曾为陶身体现代舞团、话剧版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等作曲。这些年，小河仍然一直在演出，参加音乐节、音乐会、音乐话剧……但是他自己更喜欢的还是“寻谣”，拿把琴就在田野里跟大家玩起来。

“不要怕船小，不要怕浪头高。用力啊用力，摇啊摇啊摇。摇过了前村，穿过大石桥，摇出了海口，游海岛……”这首《摇船》，是“寻谣计划”2020年在上海采集到的童谣，来自一位名叫杨骏文的老人。她1930年出生于上海苏州河边的长康里，老人说，这是她小时候在学堂里学到的歌。

《摇船》的歌词与在海边奋斗的人们有关。20世纪初，上海开埠之后，江浙一带很多人摇着小船来到上海讨生活，扎根下来。“用力啊用力，摇啊摇啊摇”，这首歌有种希望、坚韧的勇气在里面。

小河带着《摇船》，出现在一档综艺节目《我们民谣2022》中。一首歌也就几分钟，却从一个世纪前乘风破浪

而来。有位叫“茜茜”的网友听到这首歌，哭了很久，“这首歌是外公在我很小的时候唱给我听的儿歌。他是上海人，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了河南。从小我就好奇身边朋友都没听过这首儿歌，这次终于找到了答案……外公已经不在3年了。”

“堤边柳，到秋天，叶乱飘；叶落尽，只剩得，细枝条……君不见，眼前景，已全非……”这首《秋柳》是“寻谣计划”2019年在杭州采集到的童谣。1934年出生的梁文海，11岁时就读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，这是音乐课上老师教的歌。《秋柳》的词作者陈啸空（1904-1953），是李叔同的再传弟子，乐风受“学堂乐歌”的影响很深。于是，在这首《秋柳》中，依稀也能看到《送别》的影子。

2019年10月4日，一场童谣现场音乐会在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。那天，杭州的天气有些阴，天空覆盖着一片片灰白色的云。唱到《秋柳》时，雨恰好落了下来，雨点打在良渚的草木上，仿佛这首歌也得到了某种回应。

2 这片土地上有的是歌

在小河2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，前十几年曾被人称为“音乐疯子”，因为他的作品和现场演出都非常自我，极具个人风格。而在“寻谣计划”中，他和他的创作“逆流而上”，让音乐回到它本初的样子，具有公共性、社会责任，以及历史深度。

“从一开始的摇滚乐到后来的实验音乐，以前觉得我应该成为大师，眼里也只看见别的大师，看不见不是大师的普通人。”小河说，“但现在我觉得，音乐不是为了成就一个人的一个什么东西，而是让一个人通过这条路跟其他人连接。”

在“寻谣计划”之前，小河曾在2010年发起了一个“音乐肖像”的音乐实验项目，为陌生人写歌，还曾在2020年召集了10个音乐人关注武汉的10个普通人，为他们写了10首歌。2016年，小河又开始做“回响行动”，带着他写的歌，再带着想听这些歌的人，一起去玩，去山里、去河边、去草原、去雪地。“一边唱一边玩一边录下

来，后来很多人带孩子去，我才对儿童音乐的领域有了感觉。”小河说，“回响行动”其实是“寻谣计划”的前身。

在“寻谣计划”中，小河不再唱自己的歌，而是铺开了一个通道，“这片土地上有的是素材，那些歌本来就在，我们只是让大家再听到它”。于是，他们去寻找那些已经失落的童谣，再做成有生活场景的音乐会，将其“活化”。“所以，它又有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又有音乐教育的形式，特别具有公共艺术性的特点。”小河说。

2021年，小河去湖南古伦村做侗族采风。以前当地也去过其他人，但去了就是把侗族的歌录一录，然后编成专辑，唱的人不爱听，其他人也不爱听。小河在那儿做了两件事：一是把在村子里采集到的所有录音都留给村子，包括老人们的口述历史和他们的歌，“这是无价的”；二是在村子里找到一些适合与现代音乐结合的音乐，做成现场，让外面的更多人听到。

3 以爱美的心，完成人们的生活

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介绍，1928年，蔡元培在国立艺术院（中国美术学院前身）的开学式上明确提出，“以爱美的心，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”。2021年，中国美术学院成立美丽中国研究院，倡导“以中国美术助力美丽中国”。

高世名认为，在艺术维度上，美丽中国建设之关键，是要在新时代城乡建设中再造一种中国人的风景；从社会维度讲，美丽中国建设之核心，是乡土体系的修复和生活世界的再造。本次展览初步搭建了“美丽中国线上档案交互系统”，观众可以通过“地域”选择找寻自己家乡的故事。

在小河看来，世界就像一个无限量的硬盘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存在，它不需要因为“咱们得清清硬盘了”而消失。所以，“寻谣计划”对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而言，都很珍贵。“我们在‘活化’童谣的时候，会排除有特定年代感和事件痕迹的作品，但我们会保留好采集的第一手资料。这些歌其实不适合传唱，但是它值得被记载下来，供后人知道。它有存在的价值。”

“寻谣计划”每次活动都会邀

请一些志愿者，特别是当地的年轻人和小孩参与到音乐演出中。慢慢地，一些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，很乐意把经过“活化”的童谣歌词带到校园，教孩子们唱。还有的老师甚至尝试带着孩子们，去跟街坊邻居的老人做简单的采访，记录他们记忆中的童谣。

“音乐作为一个通道，把老人、年轻人、小孩联结在一起。‘寻谣计划’一直不赚钱，但它就是能吸引人。”小河说。

很多年轻的志愿者参与这个项目，他们通过和老人的接触，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多改变。小河说：“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老就是落后，但那真是一个误解。老人其实拥有比我们更丰富的经验，而每一代人其实都喜欢自己年轻时候的东西。理解了那个，瞬间就可以理解任何人。”

“通过童谣这件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有的东西在消失，新的东西在进来，对这些的记录，是童谣超越音乐的地方。我们扔出了一个石子，大海就波澜壮阔了——这可能是一种妄想；但是呢，最起码得扑通一声吧，会溅起一点点浪花。”小河说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